



春天的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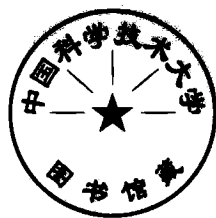


北京出版社

54011

春 天 的 風

(短篇小說集)



北 京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七年

52880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，选自1957年1—11月号的“人民文学”。这些短篇，题材广泛，内容多样，具有各种不同的风格。在内容上，大部分作品都反映和描写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事物和新人物。

春 天 的 風

北京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）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27·印張：6 24/27·字數：143,000

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28,000册

統一書号：10071·189 定价：(6) 0.65元

統一書號：10071·189

定 价：(6) 0.65元

目 录

玉姑山下的故事·····	蕭 平 (1)
人民的女兒·····	許 以 (17)
同志·····	余以平 (30)
冤家·····	田 濤 (39)
落·····	柳 杞 (55)
老魏俊和芳芳·····	駱賓基 (72)
民兵·····	周立波 (82)
过生日·····	康 濯 (89)
台灣姑娘·····	林斤瀾 (99)
春天的風·····	艾 蕪 (123)
雨·····	艾 蕪 (133)
年輕人·····	也 辛 (141)
冤家路窄·····	歐陽山 (153)
国际友誼号·····	陆俊超 (162)
歌声·····	王愿坚 (186)
黄昏以后·····	駱賓基 (197)

玉姑山下的故事

蕭 平

我童年时代的許多美丽的記憶都是跟我姥姥家分不开的。姥姥家的村子很美，那里有長滿了松柏的玉姑山，有終年流水的藍河。春天来了，玉姑山下开滿了粉紅色的桃花和雪白的梨花，藍河岸上一片綠油油的麦田，云雀在麦田上空叫着，它叫得那么婉轉，那么响亮，那么快乐，就像看果园的三舅家小鳳唱起歌来那样。

我喜欢到三舅的果园里去，因为在那里可以和小鳳一起玩。我們一起迎接着春天，看小草怎样从地里慢慢探出了头，看花苞怎样从枝头慢慢綻开。有时，我們坐在梨树杈上，看蜜蜂在花叢中忙忙碌碌地采蜜，有时，又在玉姑山上追逐着飞翔的蒼鷹。夏天来了，夜里，我們坐在庵子前面的場上，三舅燃起一堆山椒子，淡淡的青烟和清柔的月光混在一起，像是一層銀色的薄霧，朦朧地籠罩着果树園。山澗在果树園头潺潺地流着，不时傳來一只不知名的夜鳥的淒切的叫声。我問三舅这鳥为什么在夜里叫，三舅一面抽着烟一面說：“它的媽媽死了，它难过了，就天天夜里飞出来叫。”

姥姥說，三舅母也是死了。可是我問怎么死了，姥姥却不肯說。直到我大些了才知道，那时她生下小鳳不久，果园的掌櫃趁三舅不在家去調戏了她，三舅回来碰見了，罵了她一頓，

晚上，她就在果园里吊死了。

看样子，三舅常难过。他老也不说话，也不笑。白天，在果园里修树刨地，晚上，就坐在庵门前一个劲地抽烟，呆呆地望着前面。有时，就点着松明，给小凤钉鞋补袜子。

三舅对小凤很好，姥姥常说：“就是她妈活着也不能待她那样。”他自己吃地瓜，吃糠菜窝窝，把苞米饼子留给小凤吃。他自己那件破蓝褂子都补钉得老厚啦，可是小凤却穿着一套新的蓝底白花的衣裳。这套衣裳还是姥姥给小凤缝的。缝好那一天，我争着让姥姥打发我送去的。三舅亲自给小凤穿在身上，他扯扯这，拉拉那，看了半天，我头一次看见三舅露出了笑脸。

小凤也喜欢得闭不上嘴。我们手拉着手跑呀跑呀，一直跑到玉姑山顶上，我们爬在那棵望父松上望着蓝河尽头处茫茫的大海，望着太阳西沉时千变万化的晚霞。最后，天色暗淡下去了，村里冒出一缕缕的炊烟，我们才从树上跳下来，穿过松柏林，向山脚下果园里跑去。已经是秋风凉了，果园里到处是一片秋虫声。小凤拉我蹲在一棵果树旁，谛听着，轻声告诉我，哪是纺织娘，哪是蟋蟀，哪是金钟儿……

从蓝河上游飘来一塊綠火，我们怕了，就手拉手向家里跑去。窗上闪着光亮，我想，大概三舅又在给小凤钉鞋。我们推开门跑了进去，我一下子在门边站住了——炕上坐着四五个人，三舅也坐在那里，他们好像在悄悄说话，看我们进来，都停下不说了，有一个长着黑鬍子的还回转头来看着我。

三舅跳下地走过来对我和小凤说：“小凤，你和良子出去玩去，听所有没有掉下的梨。”我说：“不，外面有鬼火，我们害怕。”三舅想了想，说：“那我送你们到你姥姥家玩去吧。”又转回身对炕上那几个人说：“你们说着话吧，我把这两个孩子送去。”

說完，就一只手一个領着我們出来了。

沒有月亮，天更黑了，風吹着樹叶子刷啦刷啦直响。三舅領着我們穿出果樹園又沿着通往村里的小路走着。他还是一句話也不說。走了一会，我問他：“三舅，炕上那些人是誰？”三舅說：“孩子家，不許多嘴。”

到了姥姥家，三舅对姥姥說：“庵里来了几个买梨的，要在这宿，叫小鳳在你这兒睡一夜吧。”小鳳跟姥姥很熟，平日，小鳳跟我到村里玩晚了，常在姥姥这里睡，我到果園去玩晚了，也常留在庵里跟着三舅睡。

三舅走了，我和小鳳就圍着姥姥坐在炕上，磨着要姥姥說故事給我們听。姥姥說：“我还說什么呀，都叫你們挖去了。”小鳳說：“說玉姑山的。”姥姥說：“呵，都說爛了，还说！”小鳳不依，扯着姥姥的袖子，像股糖似的粘在姥姥身上。姥姥被纏不过，便咳嗽了一声，說：“好吧，可是得好好坐着听。”小鳳立刻老实了，文靜地靠着姥姥坐着，兩只眼一閃一閃地望着姥姥的臉。

姥姥就又向我們講起玉姑山的故事来。“从前，”她看着小鳳說，“老輩子的时候，咱們这兒有家人家，家里就爹和閨女兩個，閨女叫玉姑。爹下海打魚，玉姑就在家裏給爹做飯做衣裳，算着爹快回来的时候，她就跑上玉姑山頂去望着。

“这样一年一年过去了，有一次，她爹下海以后，忽然間起了大風，那个風刮得呀，房子揭了盖，磨盤飞上了天，大树連根拔了起来，海裂成了兩半。大風一直刮了三天三夜，玉姑一直在山頂上望了她爹三天三夜。第四天風息了，海靜了，可是海上还没有她爹的影子。她不来家吃飯，也不来家睡覺，就站在山頂上一棵松樹下向海上望着，从冬天一直望到春天，小燕子回来了，給她帶來了信，說是她爹在海上淹死了。她一听說

就哭起来，哭呀哭呀，一直哭了九九八十一天。她的孝心感动了神仙，用拐棍一划，划成一条大河，她的眼泪一直流到大海里，她爹的尸首就顺着大河漂上来。她把她爹埋了，自己就成了神仙。后辈的人感念她，就把北面的山叫做玉姑山，把那棵松树叫做望父松。那条大河就是咱这儿的藍河。直到如今，每年桃花开的时候，玉姑还回来给她爹上坟，她一哭，藍河的水就漲了……”

我和小鳳都喜欢这个故事。姥姥已經給我們講了好多遍了，每次講完的时候，小鳳都大气也不出，瞪着水汪汪的眼睛望着姥姥，好半天也不說話。我們不知多少次，跑到玉姑山頂上，爬到望父松上向南望着，可是我們什么也望不見。桃花开的时候，我們沿着山澗跑到藍河。藍河清清的、靜靜的向大海流去。小鳳向河里一指說：“你看，玉姑又回来哭她爹了，水深了。”

小鳳長得好看，又懂事，又会說話，姥姥喜欢她，小姨也喜欢她。有一年秋天，姥姥村唱戏，小姨和媽媽都回到姥姥家来了。一天晚上，三舅来看媽媽，姥姥留下三舅吃飯。吃飯的时候，我把一个棗饅饅拿給了小鳳，小姨笑着对三舅說：“看，良子和小鳳多好，我看把小鳳說給良子做媳妇好了。”三舅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。我心里好高兴。可是第二天，第三天，一直等到我媽領我回家的时候，小姨再也沒有提这回事。

这次回家不久，我爹就求人把我帶到东北学徒去了。唉，我多么想小鳳呵！我坐着大車往海边走的时候，我上船的时候，以后我在鋪子里挨师傅打的时候，我都常常想起小鳳。我想起我們在一起無憂無慮玩乐的日子，想起姥姥家，想起那里的玉姑山、藍河，想起三舅的果树园。有时，我在夢里到了那里，看見小鳳坐在望父松下哭着，看見我，對我說：她爹下海淹死

了。我也陪着她哭起来，哭着哭着，就醒过来了。

我在那陰暗的小房子里，在不断的打罵和眼泪中过了四年。以后那个鋪子倒了，我就又回到家里。

家里什么都变样了：街窄了，門矮了，院子里的棗树高了，小妹妹也高了。媽媽摸着我的头上被打的伤疤，問一气，哭一气。我没有哭，我急着問媽媽：“三舅还在家給人家看果园嗎？小鳳怎么样？”

听说三舅还在看果园，小鳳和我一样，也長大了，我高兴得一夜也沒睡好，第二天天还没亮就爬了起来，背上媽媽头天給收拾好的包裹，到姥姥家去了。

正是春天，藍河的水还是那样清清的、靜靜的流着，藍河边上的麦苗还是那么綠，云雀又在藍天里迎風叫着。我沿着藍河急急地走着，一会，就望見玉姑山下的果园了。我离开大道，沿着小路向果园走去。

我走进了果树园，孩子时候的一切立刻都浮現出来。我記得在哪棵树下我和小鳳捉过知了，在哪棵树下蹲着听过紡織娘的叫声，在哪棵树下她拾了一个大梨給了我，在哪棵树下她跌了一跤，把手掌擦出了血。可是这一切却又覺得非常遙远，好像在夢里似的。我出神地慢慢走着，园里沒一个人，很靜，梨花的清香一陣陣扑来，蜜蜂嗡嗡叫着。忽然，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从一棵梨树后面閃了出来，我一看，就認出来是小鳳，我高兴地叫了声：“小鳳！”

她怔住了，直直地望着我，忽然臉紅了起来，又惊又喜地吞吞吐吐地問我：“是你，你怎么来家了？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我就告訴她，我为什么回来了，什么时候来家的。我还想告訴她，这几年我怎么想她，一回家来，怎么急着来看她，可

是我說不出來，我就停了下來。她紅着臉，不說話，時時地看我一眼，又急急地躲開我的眼光，用手撕扯着眼前的梨樹叶子。我也不說話，看着她。她出脫得比小時更俊了，臉那麼白又那麼紅，頭髮那麼黑，眼睛那麼清，清得像藍河的水一樣。這時，北面傳來了腳步聲，她急速地低聲對我說：“你走吧，待會我到大奶家去看你。”

我順從地轉身走了。到了姥姥家，姥姥高興得把我拉在身邊看了又看，一面看，一面不住地擦着眼說：“唉，良子，你姥姥的眼花了，這會看什麼也看不清了。”

姥姥忙着做飯給我吃，剛刷好鍋，燒着火，小鳳就來了，一進門，問：“大奶，誰來啦，這時候就做飯？”姥姥說：“呵，你這孩子，我想也沒想到，良子來啦，你快過去看看吧，你們是娃娃朋友呀。”

可是小鳳不到里屋來，她在地下給姥姥燒火，我等了半天，她還是沒有進來。我等不得了，就从炕上跳下來，到了堂屋地下。姥姥說：“你沒看見你小鳳妹來了。”我無法說什麼。她却轉回身來文文靜靜地對我說：“表哥來了，表哥好。”姥姥說：“良子就是沒有禮道，看人家小鳳！”

姥姥讓她到里屋，她說什麼也不去。她一面給姥姥燒火，一面和姥姥說着閑話，一句話也不跟我說。飯好了，她說要走，可是又不走。以後，姥姥從鍋里往外端飯了，說是叫她在這吃飯，她這才跑了。

吃飯的時候，我問姥姥三舅這幾年怎麼樣。姥姥往前湊了湊，悄悄對我說：“你三舅這幾年可變啦，家里黑夜常來些不明不白的人，東屋你大舅就看見了好幾次。”我听了心里一驚，停了停，我又吞吞吐吐地問小鳳怎麼樣。姥姥說：“小鳳那孩子倒不

錯，常上我这來，場上忙的時候，總是來幫我做做這做做那。每次來都打聽你。可是東屋你大舅說，這孩子也叫她爹引導壞了。”

我心里一陣難過，又有些着急，我忙問：“來的是些什麼人？”

姥姥嘆了口氣說：“誰知道的，你大舅說，你三舅當窩主，可是看起來又不像，還是過去那個窮樣子。唉，反正是黑路上的，你三舅一輩子正經老實人，四十多了，走到邪路上去了。”

我又問：

“小鳳沒對你說什麼？”

“呵，她還說，那閨女多麼精細！可惜那閨女了，要是生個好人家……”

說到这里，姥姥停住不說了。我也沒有再問什麼。吃過飯，我裝做不在意的樣子慢騰騰地下了炕，對姥姥說：“我去看看三舅吧。”姥姥尋思了一會，說：“去看看吧，來了一趟，不去也不好，可是去蹣一蹣就回來，別在那站下。”我答應了，慢慢走出門口，就向果園跑去。

三舅和小鳳正在家吃飯。見我去了，三舅忙放下碗，在炕上欠了欠身子，笑着說：“我听鳳子回來說你來了，快上炕來——鳳子，你過來坐，騰地方給你良子哥。”

小鳳蹣下炕坐到她爹那面，我就坐在炕頭上。四年不見，三舅像變了個人一樣，沒有老，反而顯得年輕了些，臉上不再像以前那樣老是帶着愁苦的神情，話比以前也多了。他不斷地問我外面的情形：在那里吃飯怎麼樣，當學徒苦不苦，日本人多不多，對待中國人怎麼樣……我一一回答了他，我告訴他在那里老受日本人的氣，他說：“中國人再不起來，咱这里也要給日

本人当亡国奴。”

我一面和三舅說話，一面拿眼瞟小鳳。她一句話也不說，一面吃飯，一面不時地打量我。可是當我看她的時候，她卻又急忙把眼光掉開，臉刷地一下子就紅了。這樣，弄得我也不好意思看她了。我心里暗暗希望着：吃完了飯，三舅也許會有事出去……可是沒想到小鳳剛吃完飯，三舅就對她輕輕抬了下頭說：“去看着……就說家里有客人。”小鳳溜了我一眼，跳下地跑出去了。她一走，我一點在那兒坐的心思也沒有了，我耐着性和三舅又說了几句話，就下了炕說要回去。三舅也沒有留我，只是問我：“你几時走？”我說不一定。他把我送到門口，又說：“有空還來玩，我還想着跟你打聽一些外面的事呢！”

我走到果園南頭，看見小鳳站在離道口不遠的一棵梨樹下面，我就走了過去。她看見了我，有些不好意思地問：“你怎么不玩了？”我說：“人家不理我，我還在這做什么！”她有些着急地說：“誰不理你呀？”我沒有回答，只是望着她。她的臉又紅了，掉開頭，拉下一枝梨花，用手一個瓣一個瓣地向下撕扯着。

這時，從藍河那面走來一個挑着一對筐子的人。小鳳看見了，忽然對我說：“你走吧，晚上我到奶奶家找你玩去。”

我有些不願意，可是又不好意思還呆在那裡，我說：“一定來呵！”她笑着點了點頭，我就走了。

回到姥姥家，我心里覺得像少点什么似的，坐不穩立不安。那一天過得好慢呵，我在院裡轉一會，又跑到街門口站一會。姥姥跟我說話我也沒有心思，姥姥叫我去看看那些舅舅，我也不去，我怕小鳳會在我出去的時候到姥姥家。其實這天還不到晌午。我盼哪，等哪，好不容易才把太陽盼落了。吃晚飯的時候，我三口兩口就吃完了，等姥姥吃完了飯，我把炕掃

得干干淨淨的，把灯点上。姥姥說：“你这么早就点灯干什么？大貴的油！”我說：“点上吧，也許有人来玩哪。”姥姥說：“誰来，这么晚了。”可是再沒有說什么。这时我心里又兴奋又有些緊張，听到街門口有一点响动，心就在跳。可是好几次脚步声都是經過門口又消失在远处了。时间在焦心地期待中一点点流了过去，我屏息靜气地听着外面的声响，上山的人們回来了，牛群回来了，挑水的人把水挑完了，孩子們也玩够了，各自回家了，黄昏前后的嘈杂声慢慢靜下去了。接着又傳来了鄰居們关門的声音。我急得像热鍋上的螞蟻一样，地下院子来回直走。姥姥好像对我說了好几次什么，我都沒有听清楚。我極力安慰我自己，我想：也許三舅家吃飯晚了，也許小鳳有什么事耽擱了一会，她答应了来，不会不来的。可是又等了有好几頓飯的时候，她还是沒有来。我实在等急了，就对姥姥說我要出去一趟。姥姥吃了一惊，說：“这么晚了，你还要到哪去？”我撒了个謊，我說：“我头有些暈，到外面少溜一会就回来。”姥姥沒法，說：“出去溜溜吧，馬上回来，年月不太平。”

我急忙向果园跑去，在路上我想，也許我会遇上小鳳。夜色很黑，好几次，我把一棵树、一条小溝当做人影，我站了下来，叫：“誰？小鳳嗎？”可是回答我的只有簌簌的树叶的响声。穿进果园，我竟迷失了方向，周圍淨是一片黑糊糊的树，我胡乱地走着，一会被树枝挂住了衣裳，一会被树干碰着了头。总算不錯，瞎闖了一会，就看見庵里窗上的灯光了。我便急急地向着灯光走去，一面想着进去对三舅怎么說，我想，我就說我明天一早就要走了，再来跟三舅……

我正在想着，忽然在我前面有人低声急促地喊了声：“誰？”是小鳳的声音！我高兴地答道：“我。是小鳳嗎？”一面答着，一

面走了过去。小鳳紧紧靠在一棵树上站着，看见我，又有些着急又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

“我有点事，没能去……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你一定是有事耽搁了，走吧！”

“到哪去？”她吃惊地问。

“到我姥姥家去呀。”

“不，太晚了，今晚上不去了，明天再去吧！”她有些惶乱地说。

我心里开始有些疑惑起来，我问她：

“你站在这干什么？”

她更加惶乱了，支吾地说：

“不不做什么……噢，我在这看园子。”

我更疑惑了，我生气地说：

“这会你看什么园子？誰三更半夜的来招你们枝梨花！”

这时，忽然不远处响起了兩声拍巴掌的声音，小鳳急了，推着我，低声急促地说：“你快走吧，快回去吧，快回去吧！明天一早我就到大奶家去！”我心里一阵难过，乱得很，不知怎么的，稀里胡塗地离开了她，走出了果园。

路上，我心里还是乱七八糟的，我想：小鳳一定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我心里难过得简直想哭一顿：回到姥姥家里，一头扎在炕上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姥姥以为我病了，问我哪里不舒服，我也不说。姥姥急得在地上团团转，我也不理她，一会，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夜里，我真正地病起来，浑身發燒，头痛。我做了一宿恶夢，我夢見小鳳出嫁了，坐着花轎。我把住轎杆瞪着她，她哭了，对我说：我也不願意，我爹把我給了人家了……一会，忽然又

好像小鳳在我們家里，笑着對我說：“這不是，我已經嫁給你
了……”

第二天我就要回家，姥姥不讓，可是我說什麼也要走，我
在那里一時一刻也住不下了。姥姥氣得哭起來，叨念着：“我沒看
見這樣別扭的孩子，來了，就住一宿，知道這樣，就不該來！”
我也不分辯，背上包裹就走了。

天很晴，梨花還是那麼美，藍河還是那麼清，可是我的心
緒却壞得厲害，我簡直想放聲哭一場。我懶懶地拖着步子，低
着頭沿着藍河走着。

忽然，我的背後響起了叫喊我的聲音：

“良子哥！”

我轉回頭一看，是小鳳。我停下來，陰沉着臉望着她。她
跑得喘吁吁的，額角都滲出了汗珠，她用手背抹了把汗，問我：

“你怎么这就要走？”

我硬着心不回答她的話，扭轉頭，望着靜靜流着的藍河。
停了一會，她又問：

“过几天你还來嗎？”

我還是不看她，也不回答她。她帶着要哭的聲音問我：

“你为什么不理我？”

我轉回頭望了她一眼，她滿眼旋着淚花，我的心軟了，我
說：

“我还來干什么！……”

她直直地望着我，半天，才說：

“你什麼也不知道……”

我生氣地說：“可不是，我這傻子，知道什麼！”

她急得嘴唇直動，兩隻手使勁地扯着衣裳，可是一句話也

說不出。我想，这下說在她心上的毛病上了，看她什么也沒有說的了！想到这里，我轉回身就走了。小鳳在后面叫了我好几声，我沒答应。以后我听見她哭了，我也哭起来，可是我沒站下，也沒回头。

回到家里，我难过得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，第二天就病了，一直躺了十几天。起来以后，我下了决心不再想她，可是不由人地还是时常地想起她。

这一年，我幫着我爹在家做庄稼。耕种以后，鋤一遍地，接着又是一遍，夏忙剛过去，就是秋忙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刨地瓜的时候。这时，風声忽然緊張起来，說是地方上有一帮子人。村里的几家地主都忙着偷偷地往城里送东西，我們对門二結巴家天不黑就关上了大門，平日不用的兩道鉄門也都上上了。

我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天晚上下着秋雨，半夜的时候，我忽然从夢中惊醒过来。街上乱成一片，打門声，叫喊声，牲口路路跑声，……我穿上衣裳跳下地跑到东間。我爹吓呆了，坐在炕上动也不动。我媽說：“看把你吓得那样，你有什么东西，人家搶你去养老呀！”我爹一句話也不說。我問我媽：“什么？”我媽說：“村子里进来人啦！”

外面在打二結巴家的門，过了一会，門打开了，一群人“通通”地跑了进去。过了一会，就听見有人大声喊：“誰要錢？”接着，“嘩啦”一声，一片銅板撒在街上的声音，接着，又是“嘩啦嘩啦”一片片撒錢的响声。这时，忽然有人走到我們院子来敲我們的窗。我爹吓得臉都白了。还是我媽胆大，問：“誰？”外面一个男人温和地說：“你們別害怕，我們是共产党，我們来分财主的财产，現在把他們的門都打开了，你們去往家搬吧！”說完就走了。我媽叫我爹出去看看，我爹說什么也不敢出去，以后还是我媽